

小小说

于晓东最大的爱好是赶时髦。别人赶时髦,一般都在如何选择服装、鞋帽、配饰等方面下功夫,而于晓东努力的方向,则是体现在自己的脑袋上,再说白一点,他关注的是自己的发型。

学生时代,于晓东留的发型是中分,就是像切西瓜一样,将头发从头顶的正中间一分为二,一边向左倒,一边向右倒。两边分均匀后,于晓东还不算事毕,还要用梳子蘸着啫喱水,对着镜子左一下右一下地往头发上涂抹。直到头发变得像冰冻过一样坚硬的时候,于晓东这才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出了门。

这样的发型大概保持了有三四年,也就是在于晓东刚要参加工作的时候吧,他忽然发现这种发型其实并不流行,并且怎么看怎么觉得跟战争题材影视剧里的特务汉奸没什么区别。于是,于晓东像一头莽撞的小鹿,忙不迭地一头钻进理发店。从理发店出来,于晓东已经从中分变为偏分了。偏分还讲究三七分和四六分,说白了就是分多点或者分少点的事。于晓东选择的是三七分。发型一改变不当紧,于晓东陡然觉得自己像换了个人,气宇轩昂,神采奕奕,整个精气神一下子抖擞出来。

接下来,随着审美观念的不断转变,于晓东跟着又换了很多种发型。头发在他的直接操纵和指挥下,宛如随季节变换的小草一样,长了又短,短了又长。等于晓东下决心保留像孙红雷、文章、黄晓明等影星的“板寸”发型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双鬓之间,不知何时增添出丝丝缕缕如霜似的白发。

于晓东一下子愣住了,他对着镜子,像陌生人一样呆呆地审视着自己,很长时间

头

■邵远庆

没缓过神来。最后,于晓东为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已经不惑之年的人了,该白了!”

的确如此,随着发型的更迭交替,于晓东在单位的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一般干事到现在的副局长位置,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晓东看看镜中的头,再看看屁股下的座椅,觉得自己还算没白混,头和位置基本上还算匹配。

让于晓东重新产生改变发型的想法,是在他胜任副局长一年之后。于晓东觉得,板寸应该是属于那些毛头小伙的发型,自己再这样留下去,就显得不够沉稳或者老练,跟自己的位置和年龄也不相符。

深思熟虑之后,于晓东选择了跟周润发相似的“大背头”。

发型留好后,于晓东约几个朋友吃饭。一见面,朋友们像不认识于晓东似的,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巴,很久才说:“中,有那种大领导的范儿!”

于晓东所在的单位,新来个一把手也姓郁。只不过,于晓东是“于是”的“于”,一把手是“郁金香”的“郁”。更巧的是,郁局长也留着个大背头。

单位搞活动,邀请上级领导前来捧场。合影时,由于彼此不太熟悉,领导错把于晓东当成新来的郁局长,极其热情地拉他站自己身边合影留念,弄得于晓东很尴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过几天,于晓东陪郁局长去下属单位检查工作。因为人多,于晓东特意安排两辆车,除了局长的“本田雅阁”外,另外还带了一辆“金杯”。

返程时,下属单位领导也犯了同样错误,一把拉住于晓东的手,硬往“本田雅阁”车里塞。于晓东嘴里说着“错了”,返身去请



郁局长时,郁局长已经钻进后面的“金杯”车里。于晓东红着脸,低头哈腰地说:“郁局,请您到前面车里坐吧。”

郁局长的双眼一个劲儿地盯着车顶,半天才说:“就坐这儿吧!面包车空间大,坐着舒服。”

与金杯车相比较,本田雅阁固然舒服,但是于晓东却如坐针毡。

于晓东连夜把大背头改成以前的板寸。

针对于晓东近似无厘头般的举措,很多人不理解,问于晓东是何原因,于晓东并不做过多解释,只轻轻一笑说:“赶时髦呗。”

老屋

■宁高明



三十年了,我又回到了老家,我又看到了我儿时住过的老屋,虽然显现出老态龙钟的样子,可依然是那么温存,那么安详,那么令人感动。宽宽的土墙散发出泥土的气息,窄窄的木门低矮而又笨重,门坎上的过木已经腐朽,空气中弥漫着麦草的霉味儿,这是屋顶,它太老了,整个屋顶都是黑乎乎的,几乎分辨不清麦秆的模样,上面生满许多黑黑的耳菜和青青的苔藓。有几处还铺着巴掌大的塑料布片儿,盖着黄黄的泥巴,黄黄的泥巴上居然还生长着一棵小小的迎春,在这乍暖还寒的季节里,金黄的花朵在阳光下艳丽地开放。

这就是我儿时的老屋,我的童年当初就圈养在这里。这三间草房,是父母像燕子筑巢一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用双手垒起来的。这当中他们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只有星星知道,月亮知道,老屋知道,我们兄弟知道。

记得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岁,哥哥十二岁。早上起来,经常见不到大人,他们天不亮就走了,去村子外的蓝沟河大堤上取土打坯。我记得那也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哥哥做饭,我在灶下烧火。所谓的做饭也不过是将母亲昨天晚上蒸的黑窝窝头放在锅里透一透。当我们把饭送到大堤时,我看到父亲一身的泥水和母亲的两手泥巴,我看到哥哥眼睛里噙着泪水,可我竟然不觉得什么,因为在那荒草萋萋的大堤上居然盛开着几朵迎春,我为那苍凉的天空下几朵艳丽的色彩陶醉。

房子建成了,不过十年,我们兄弟也长大了,一个个像小鸟一样飞走了。我大学毕业分到县城工作,老屋离我愈来愈远了。哥哥则去了外地打工,娶妻生子安家,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遥远的江南,只留下年迈的父母守着这偌大的房子。他们相濡以沫,他们厮守在这个永久的家,而我们

兄弟则像候鸟一样每年春节时准时地飞回,漂泊了一年,离散了一年,辛酸了一年,期盼了一年。尽管我们兄弟都有了自己的儿子,回到老屋,我们又找到了当年做儿子的感觉,找到了我们精神上的寄托和未泯灭的童心。后来,父亲老了,只剩下母亲一人,为了不让她孤独,我们便将母亲接到城里,这屋子就真的没人住了,空了。

这是父母用血汗筑起的一个家,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哥哥已在外地买房安家,而我也。哥哥说,按咱老家的规矩,弟弟占老宅。于是我就成了老屋的主人,可我也经常不在家,于是老屋就一直空着,陪伴它的只有四季的风雨和天空中羁留的鸟儿。

有时候单位派我到外地出差,当我风尘仆仆走下火车寻找酒店旅馆时,我才会想起千里之外的一个偏僻的乡村角落里,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家,有过这么一个如此衰老却又不能称之为古老的一座房子。有时候我在单位里受到领导的呵斥,或者和妻子拌了几句嘴,我感到孤独,我感到委屈,我就会一个人走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就会想到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家,有过这么如此真实如此亲近却又如此缥缈想住却又住不上一所房子。

岁月无情,会将一切带走。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老屋的麦草逐渐风蚀,化为焦炭,老屋的泥坯在风雨中逐渐脱落,直至消失。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屋角上那一捧黄黄的泥巴上自生自灭的迎春,仍旧在春风中绽放着生命的美丽,迎着朝阳,开始辉煌的夏日旅程,让一个生活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之中的游子在遇到挫折感到孤独无助时心灵上寻找到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秋游一组

■薛顺民

秋游皇城相府①

久欲山村谒帝皇,今观古晋叙朝纲②。午亭③御赐楹联妙,相府秋来草木香。百尺高楼经战乱,一溪碧水话沧桑。归仁纳义功德厚,三世英名④四海扬。

二

年逾古稀⑤郊野凉,又召陈氏去朝堂。培心高树鸿鹄志,启后劲书云岭章。静室无眠观皓月,闲斋有意挽夕阳。清官留取千秋史,终老收得万卷长。

注:① 皇城相府:又称午亭山村,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的故居,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② 叙朝纲:指皇城相府的保留节目——“迎圣驾”。③ 午亭:即“午亭山村”,其匾额为康熙御题,并赐楹联“春归禾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表达对陈廷敬的褒奖。④ 三世英名:陈氏家族兴于明,盛于清,几世功名,有联曰:“陈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⑤ 年愈古稀:指陈廷敬古稀之年,康熙皇帝为编撰《康熙字典》又召其入宫,任总阅官。

解州关帝庙秋祭①

诚拜关公去运城,祥云万里唱秋声。苍山隐隐朝霞远,碧水悠悠溪洞空。日月同辉观大祭,乾坤互递赞豪英。忠魂犹在传千古,盛世徐来感慨生。

二

康乾声乐②响今世,圆梦笙歌诵雅章。秋祭解州迎远客,众仰武圣拜贤良。千年古木枝先老,数载闲台风未凉。不忍就别关帝去,窗前举酒话沧桑。

注:① 解州关帝庙秋祭:解州关帝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因解州常平村是关羽的祖籍,故解州关帝庙被誉为“武庙之祖”。解州关帝庙从199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秋祭大典,即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2016年为第二十七届。② 康乾声乐:解州关帝庙因康熙巡游更富圣名,每年秋祭大典所用声乐皆为康乾盛世声乐。

平遥古城①

古陶周室望遗台,寥落蒿墙烟雾埋。土炮山门摆战阵,龟城步道满苍苔。鸟鸣婉转隍城秀,钟启铿锵境界开。百代贾商思旧地,千秋感慨入人怀。

二

不求富贵不求名,坐品山城鼓乐声。杳杳平遥云雾里,汤汤汾水画屏中。残垣幽草迎宾客,断壁遗台唱古风。遥望文庙②思欲远,文韬武略叹峥嵘。

注:① 平遥古城:地处山西省中部平遥县汾水东岸,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明洪武三年扩建,已有2700多年历史。平遥旧称“古陶”,因整个古城形如龟状,又有“龟城”之称。平遥古城与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1997年12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② 文庙:平遥古城著名的景点之一,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庙,全国文庙中仅存的金代建筑,中国唯一的专业性摄影博物馆,中国1300多年科举史上硕果仅存的“小故宫”。